

情暖大凉山

■胡正荣 阿克鸠射

漆黑,墙角留着一堆燃烧后的木炭灰,地面到处是扔下的破旧衣裳和烂拖鞋。看着这一切,布哈简直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村委会的办公室……

布哈一边回想当年初到村里的一幕,一边步伐轻快地来到村寨门口。新建的寨门矗立在文化广场前,具有彝族文化特色的牌楼上雕刻着梭梭拉打村5个鲜红大字。

广场后面有一栋崭新的两层青瓦黄墙楼房,是武警四川总队援建的武警爱民幼儿园,凡是村上的孩子全部免费入学。幼儿园的隔壁是电子商务服务点,村里的特色农产品通过这里走出大凉山,走向全国。房屋后的一座小山包上竖立着一排彝汉双文的红色大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路走来,看着眼前日新月异的景象,布哈的心情恰如此刻湛蓝的天空般明朗。

一个周末的傍晚,布哈和邱鹏乘坐客车从村上回到中队。下车后,布哈感觉特别累,浑身没力气。他回到宿舍,冲泡了一袋感冒冲剂喝下,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

没过多久,手机响起来。“布哈叔叔,是我,尼惹拾呀呀!”电话里传来一个欢快的声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学习结束,周一和赖教授、王老师一起送兔子过来。”

“是吗?太好了。”布哈感到全身一下子有了力气。他又亲切地询问尼惹拾呀,技术是否都学会了。

尼惹拾呀十分肯定地说:“没问题,连王老师都认可了。今后有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与他连线请教的。”

第二天傍晚,夕阳光泽绚烂却不炽热,大货车停在养兔大棚门口。掀开遮盖的篷布,满满两车天府黑兔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它们欢快地蹦跳着,似乎想冲出院子它们的笼子。众人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些黑得发亮的兔子,啧啧称奇。

很快,两百只兔子进了梭梭拉打村的养兔基地。免费捐赠,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建成学生实习站,寒暑假派学生来现场实习指导。这份带着四川农业大学和赖松家教授真情的大礼,落户在大凉山深处。它们如同一粒粒种子,将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很快,天府黑兔养殖基地不断传来好消息,15只母兔成功产下上百只小兔宝宝,最多的一只母兔产下了12只小兔子。

夜幕将天际的余晖吸收殆尽,村子里飘起了炊烟。为了迎接这次脱贫验收,布哈已经4个月没有回西昌的家了。其实两地路程不到一百公里,但自从驻村后,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

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绅绅在西昌读三年级,交给岳父母照看;妻子蒋阿呷介布莫是个地道的彝族妹子,在遥远的甘洛县柳姑小学教书,兼任学校校长,小儿子就跟她在那里上幼儿园。

放下一天的工作,布哈心中升起了思念。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是妻子阿呷打过来的。布哈接起电话,亲热地向妻子问候。

阿呷激动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绅绅在一个青少年国学竞赛的地区总决赛中获得一等奖,成功晋级,取得了参加总决赛资格。”

“真的吗?”布哈惊喜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连声感叹,“绅绅了不起。老婆,你辛苦了,将我们的绅绅培养得这么优秀。”

妻子咯咯笑了:“看你把你激动的。比赛刚结束,我是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你代我向绅绅表示祝贺!爸爸不能到现场,请你原谅。”布哈愧疚地说。

“放心吧!我会向绅绅解释的。你也别自责,绅绅是好样的,是一名优秀的军娃!”阿呷感慨地说。

放下电话,布哈心里泛起阵阵涟漪,妻子暖心的话语让他感动。2012年,他担负森林灭火任务,瘦弱的妻子独自承受着分娩的痛楚。2014年,大儿子突发急性肺炎,妻子独自陪着孩子就医。2016年,父亲心力衰竭,急需手术,为了不牵扯自己的精力,身怀二胎的妻子在医院、学校、家里三头跑……妻子没有一句怨言,反而与自己一道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想到这里,布哈眼睛湿润了。

端详着儿子比赛时的照片,布哈又高兴起来。他打心眼里为儿子感到自豪。他坐在桌前,给儿子写了一段祝福、勉励的话,请妻子转给儿子看。

四

这天,布哈低着头走在梭梭拉打村的小道上,耳边传来一个村民的声音:“布哈,你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呢?我去杀一头小猪,晚上到我家喝一杯。”显然,善良的村民希望用彝族传统和尊贵的方式,让眼前这个和梭梭拉打村融为一体的年轻人轻松一些。

小猪?当听到“小猪”两个字的时候,布哈停下脚步,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

之前因为发生鸡瘟,养鸡项目搁浅,经过反复分析,他决定另寻更合适的路子。虽然这些年面对种种挫折和考验,布哈越挫越勇,但面对闲置已久的武警爱民养殖场,他还是不由得着急:养殖场早一点启用起来,村民就能早点获得更多的收益。

他是甘洛县人,甘洛烤猪是大凉山地区远近闻名的美食,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焦灼顿时一扫而光。军人的作风是说干就干,他委婉地

回绝了老乡的邀请,快步走回自己房间,打开电脑,开始研究乌金猪。

乌金猪是凉山老百姓世代代养的猪,没有养殖技术要求的门槛,而绿色健康的高品质食材又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所以他肯定,养殖乌金猪是一个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

一个项目落地,需要资金,需要具备市场开拓能力和销售能力的团队或者企业领头。虽然一个新项目的开启困难重重,过程繁杂,但布哈毫不畏惧,马上开始向上级打报告请示。经过批准后,布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合作企业寻访之旅。

经过多方努力,梭梭拉打村的乌金猪养殖项目很快开展起来,并进入生产季。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布哈留在村里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2022年4月20日,梭梭拉打村产业利润分红现场热闹非凡,武警四川总队助力梭梭拉打村乡村振兴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参与帮扶的产业利润600余万元现金分到500余户村民手中,幸福感洋溢在每个村民的脸上。

这已经是梭梭拉打村村民第二次拿到分红。“一沓钱”拿在手里的快乐,让村民们心里乐开了花。

到梭梭拉打村4年了,布哈亲眼见证了家乡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而这些年组织上也给了他很多荣誉,他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等荣誉……目睹眼前这欢乐的一幕,这个彝族汉子心里仿佛也燃起了一团火。

布哈的话语很朴实:“大家今后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收入一定会越来越高。”

村民吉布阿吉现场领到6000元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会充分利用好这笔分红款,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12000元并不是此次分红的“上限”。村民阿坎甲甲和吉布尔分别领到18000元。“根据规定,家里有子女上大学的额外领3000元,家里有特殊情况额外再领取3000元。”布哈表示,额外分红的部分,一方面是鼓励村民重视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因特殊情况返贫。

“没想到娃娃努力读书,还能给家里挣钱。”领到分红的吉布尔惊喜之余,也在积极思考着下一步的发展,“要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不仅要努力发展产业,还要让娃娃继续努力读书。”

富庶的家园旺起来,感恩的歌儿唱起来,欢乐的舞儿跳起来。“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布哈和梭梭拉打村彝族乡亲们一起载歌载舞,深情地唱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深谊长》。在他们身后,一幅“产业旺、百姓富、生态美、乡风纯”的美丽乡村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35年9月底的一天,南屏山和清凉山脚下的通渭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开进通渭小城,它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拿下的最后一座县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随即入驻通渭县城。

闭塞的小城人何曾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大街小巷布满了红军的布告和标语,商号开张了,学校上课了,老百姓热情地帮助红军杀猪宰羊,庆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也喜滋滋地跑到街上,买来通渭的特产“鸡大腿”梨,招待进城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看到盆子里的梨笑着说:“梨子呀,可是个好东西。”他接下来说的话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你们有辣椒粉吗?”众人不得其解。毛泽东又对杨得志说:“你这个湖南人,吃过辣椒粉拌梨吗?”杨得志心领神会,急忙派人去找辣椒粉。随后,喜欢吃辣子的毛泽东别出心裁地将辣椒粉撒在梨子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那些天,想到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激情满怀地创作了《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全诗仅56个字,却字字千钧,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浓缩进短短诗行里。“十二个月零两天”(毛泽东语),367个日日夜夜并不算长,却承载着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希冀,记录着中国革命中最艰辛的苦难。而今,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碑凌空舒展于通渭文庙街小学大院内,其V型碑体,一如展翅的双翼,迎风扶摇,轻颺灵动。诗碑正面两翼,左翼为红军长征路线图,右翼为毛泽东书写的长征诗手迹。两翼之间,五星金光四射,射向辽远的历史时空。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开门见山,以恢宏的气势,抒发了一位伟人的坚定信念、非凡胆识和浪漫情怀。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与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依依惜别,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12个月间,横跨了11个省,突破了国民党军轮番的围追堵截。“血染湘江”的惨烈,岂能吓倒从血泊里爬起来的红军将士,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冲向亮着晨曦曙光的远方。“远征难”囊括了红军长征之难,这其中之甘苦,诗人有着最深切的体验。毛泽东在诗中笔力遒劲,飘逸洒脱,以掷地有声的“不怕”二字将红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魄表现出来。

《七律·长征》的诗行,布满红军艰难跋涉的脚印,连缀在一起,就是横贯军前的万水千山。毛泽东以“只等闲”三字,云淡风轻地谈起,大有险阻之前,铁流万里,不可阻挡之势。

毛泽东眼中的山,不再险绝。绵亘于湘赣粤桂之间巨龙般的“五岭”,在红军将士面前化作柔波细浪,蜿蜒的乌蒙山脉也像是滚动的小泥丸,巨服在红军的铁蹄脚下。

毛泽东眼中的水,不再暴戾。时值5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强渡金沙江。虽说横在红军前面的大渡河,曾截断了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大军,但那13寒寒气袭人的铁索、凌空高悬的泸定桥,却挡不住红军将士勇往直前的脚步。

毛泽东眼中的雪,不再恹恹。岷山西接西倾山,南连邛崃山,峰峦重

诗意长征

■剑钧

叠、白雪皑皑,是甘南川北的天然屏障。一幅“喜踏岷山雪”的长征画卷,呼之欲出,使“三军过后”的胜利场景跃然纸上。对此,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1936年初夏,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此时,中央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红军长征尚未结束,第二、四方面军仍艰难地跋涉在长征路上。这位美国进步记者对长征非常感兴趣,在陕北4个多月间,与毛泽东多次长谈。毛泽东将《七律·长征》一诗抄录给他,并由翻译吴亮平译成了英文。

1937年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英国伦敦戈茨茨公司出版。次年2月中译本问世,更名为《西行漫记》,并把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长征》附在文中作为尾声。于是,这首诗不光是毛泽东的第一首七言律诗,也是首次被译成外文流传国外,又传回国内的毛泽东诗词。

短时间内,这首令人荡气回肠的长征诗在陕北根据地流传开来,并在红军中产生了共鸣。许多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军人,带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信念,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不久,这首诗又由王承骏谱曲,在敌后根据地广为传唱。1938年3月,抗战杂志《血光》刊发了《七律·长征》;1939年5月,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在延安鲁艺周年展会上亮相;1949年8月,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七律·长征》等3首毛泽东诗词;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七律·长征》等18首诗词。

《七律·长征》从成诗到最终定稿,历时近22载,这期间正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征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胜利之源。全诗以傲视险峰峻岭、天堑江河的诗人之豪迈,以气势磅礴、格调激昂的伟人之气魄,讴歌一往无前的红军长征精神。全诗无一处描述红军艰难困苦,敌军穷凶极恶的字句,非视而不见,不屑一顾而已。这种放眼世界的大格局,这种胸装天下的大情怀,非一代伟人,何以出此激扬文字?何以气贯诗长征?

文字能力不过关,所以没记全。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个慢功夫,光急不行,要下功夫多看多写多研究。”

20岁是个不知道事的年龄,有宣传科的平台资源,有科长倡导的“不教一日闲过”的勤奋精神,我每天学习掌握新知识,不断在学习中开阔新视野。部队的图书阅览室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勤学善思的习惯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那段时间,我明白了学习是做好工作的原动力,每天不是手捧书本就是埋头写作,努力让自己丰富思想,增长才干。

2019年6月,离开部队多年后,我陪同战友再一次回到老部队大院。站在红砖水塔下,历历往事浮现眼前,我们感慨万千,共同的心声就是感谢部队的培养,筑就我们发展成长的基石。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一个人的成长,凝结着很多战友的真诚关怀和点滴帮助。我想起在人生关键时刻影响和帮助过我的领导、战友,那些率先垂范的感召,那些雪中送炭的关怀,让我永远铭记。

岁月沉淀的不光是这些令我难忘的人,还有部队的良好作风习惯。屈指算来,我离开部队已经30年,但在这里学到的早晨跑步、读书看报、动手写作,已成为融入血液和骨髓的习惯,将会伴随一生。

那一刻,我才发现,高高的红砖水塔其实一直矗立在我心中,如一座灯塔,在我的生命中放射着坚定明亮的光。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情诗

■潘廉栋

诗人的情诗是康桥边的垂柳
数学家的情诗是根号三的无穷孤独
物理学家的情诗是苹果与重力的遐想
烈士的情诗只有简短三个字
“我爱你”

枪林弹雨之间
盛战的勇士
靠着战壕掩体休道
用手指沾染伤口的淋漓
写下道劲红色字迹

我爱你,妻子
没有纸短情长的述说
爱你的承诺至死方休
我爱你,孩子
虽没有守护陪伴长大
对你的惦念如若星河
我爱你,祖国
难以描绘陈述的赤忱
彰显在战场上的骁勇

这烈士的情诗
是骨是血是肉
以青春之热血铸就
以凛然之慷慨谱写
交由无畏死亡的邮差
寄送给要守护的明天
诠释呼吸停止前
真挚直白的情愫



界碑(中国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赵晓建作

长征

第5603期